

贵族

历史与传承

[法] 埃里克·芒雄-里高 著

彭禄娴 译

*Singulière
noblesse
L'héritage nobiliaire
dans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85

新知

文库

贵族

历史与传承

[法] 埃里克·芒雄-里高 著 彭禄娴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贵族：历史与传承 / (法) 埃里克·芒雄 - 里高著；彭禄娴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
(新知文库)
ISBN 978 - 7 - 108 - 06030 - 3

I. ①贵… II. ①埃… ②彭… III. ①贵族—研究—法国
IV. ① D75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9893 号

特邀编辑 赵庆丰
责任编辑 王 竞
装帧设计 陆智昌 薛 宇
责任印制 张雅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7-5773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0
字 数 249 千字 图 14 幅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新知文库

出版说明

在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出版史上，介绍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图书曾占有很大比重。熟悉三联的读者也都会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曾以“新知文库”的名义，出版过一批译介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图书。今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20周年，我们再次推出“新知文库”，正是为了接续这一传统。

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知识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涉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发现、新探索和新成果层出不穷，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了解这种知识成果的内容，思考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固然是明了社会变迁趋势的必

需，但更为重要的，乃是通过知识演进的背景和过程，领悟和体会隐藏其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规律。

“新知文库”拟选编一些介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新知识及其如何被发现和传播的图书，陆续出版。希望读者能在愉悦的阅读中获取新知，开阔视野，启迪思维，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2006年3月

中文版序言

“与众不同的贵族”，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尽管它的合法性从属于某一已消失的政体，然而这一社会群体凭借着自身的准则和习俗，依然延续了下来。1789年，伴随着旧制度的倒塌，“贵族”这一群体失去了享有不平等的特权，1848年爆发的二月革命则剥夺了它的一切法律地位。如今，从数量上而言，法国的贵族很小众，仅3000多个家族，约10万人，相当于法国6000万人口的0.2%。

不过，对于寻常人家而言，他们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一种幻象，并激起人们本能的迷恋。相对于人生的短暂，贵族代之以家族的源远流长。坚固的城堡便是这一永恒的象征之一。在法国，城堡的身影无处不在，它们有的散落在乡间，有的点缀在山头；名目之繁多，让外来之人惊叹不已。无论是中世纪粗砺的古堡，还

是18世纪活泼而又雅致的古典府邸，它们都是一些美丽的瑰宝，是昔日的豪门大户希望给子孙后代留下某种既盛大又长久的奢华布景的明证。如果贵族的后人依然生活在城堡里，城堡便更能显示出某种强有力的传承精神。城堡传递出的是某种坚不可摧的形象，与此同时它们又能使贵族的生活艺术流传下去。那是一种醉心于优美和高雅的艺术。

最初的时候，贵族指的是一批“杰出人物”，也就是说一个卓越的群体。辉煌的过往，赋予他们一种超越时空的道德光环。这一道德模型在骑士制度下得到加强，因为贵族阶层继承了骑士的价值体系：比如关于荣誉、尊严和等级的观念，对于强韧的体魄和坚忍的意志的热爱，沉着冷静和为他人效劳的本能，对崇高精神的渴望。在贵族的教育中，一出生就享有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声名的人，必须通过自己的表现来证明自身的受之无愧，而这一教育又离不开建功立业和追求卓越的理念。

不过，在封建社会中以军事和宗教惯例铸造而成的这些准则，在现今以经济和金融为主导的世俗化、国际化的社会里，是否仍然有意义？

对于贵族而言，要忠于他的姓氏所体现的内涵，就离不开某种生活准则。这种准则要求他们必须正直、信守承诺、英勇果敢，努力维护有助于延续家族历史的物质标志，譬如祖屋、物件和文献。对于传统的理解领会并对社会变革做出调整，家族的永续长存总是有赖于这一双重的努力。

法国贵族不仅活跃在诸如军队和农业这样他们拥有悠久历史的行业里，他们也在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同时，早就转向了一些创新的前沿领域。他们证明了自己既懂得行动，又懂得自我调整：其中的佼佼者进入著名学府，加入优才计划，并活跃在各个权威领域里。最后，如果说法国贵族还是一个由互相认识的个人所组成的“小圈子”，这是

因为共同的行为规范依然存在，排在首位的便是礼节。19 世纪，在举止的优美和高雅上，他们是公认的领衔人物。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取得了对于大革命的平等宣言的巨大胜利。

如今，并非所有法国拥有古老姓氏的人士都是骑士；我们在其他社会领域里也能见到骑士。然而，如果贵族依然能引起关注，那是因为直到现在，他们当中的众多代表人物不仅能够继续开拓进取，同时还维护着他们的基本理念：把一份以家族观念和宗教信仰为核心的遗产传承下去的坚强意志，以及用行动来保持上层社会地位的顽强决心。

希望广大中国读者能从这部关于当代法国贵族的著作中，看到一段残存历史的粲然一笑，虽然明媚动人，却也转瞬即逝。

埃里克·芒雄—里高

2017 年 6 月

序 言

他领导的公司是法国历史最悠久的商号之一。他拥有一座从 11 世纪就归在他的家族名下的城堡。他毕业于一所名校，后来成为一位非常成功的金融家。他穿着朴素，也很低调，当我问他，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过被人认为是一名贵族的经历时，他以一件趣事作答：“我还在一家英国银行工作时，有一天，我穿的衬衣有点旧了，经理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你肯定是一名十足的贵族，才会穿这件衬衫’……”在我们后来的交谈中，当提及他认识的一位白手起家的生意人，如今事业有成，拥有了一切——一大批艺术藏品、一艘游艇、一栋位于蓝色海岸的豪宅——他明确地说道：“他总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我和我夫人去过他家，他对我们说‘下次和你们的孩子再来吧’。我夫人则对我说‘决不’。对于他而

言，在潜意识里一切永远都和金钱挂钩，因为金钱是度量值。我们去参加了他女儿的婚礼，场面壮观、奢华。我们宛如到了另一个星球，如同小孩一般，我们把一切都看了个遍，直到早晨四点……”这样的一番话表明：在对生活和消费方式的认识上，公平原则的胜利和民主的标准化远远没有消除那些识别代码，它们不仅可以让人分辨出某一独特、封闭的社会群体，还标示出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1981年，美国历史学家阿诺·迈尔（Arno Mayer）发表了《旧制度的延续：1848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La persistance de l'Ancien Régime: l'Europe de 1848 à la Grande Guerre*）。在这本书里，他通过对延缓旧秩序衰落力量的研究，考察了19世纪公平原则在欧洲社会中的真实发展。三十多年前，这本书的思路十分新颖。当时，众多的论著对一个崭新的社会的到来尤为关注，都在强调断裂，却有忽略延续性的作用之弊病。相反，在对贵族阶层的延续性进行了分析之后，阿诺·迈尔指出，法国的世族贵胄尽管已经不能继续维持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力，但是为了弥补其在经济上的相对弱势，紧紧抓住了他们在社交生活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比欧洲其他国家的贵族更要标榜他们的生活艺术和他们的骄傲”^①，通过挖掘自身的相对优势，法国的贵族群体把法国大革命前就已构成他们海外形象的品质，提升为身份归属的特性。

后来，其他历史学家步阿诺·迈尔的后尘，重新评估古老的精英阶层在法国后革命社会中的重要性。1988年，出版人兼小说家克里斯蒂昂·德·巴尔蒂亚（Christian de Bartillat），《1789年至今法国贵族的一段历史》（*une Histoire de la noblesse française de 1789 à nos*

① [美] 阿诺·迈尔：《旧制度的延续：1848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Flammarion），[1981] 2010年，第108页。

jours)的作者,仍然可以合理地声称:“他所从属的群体,即在我们的历史中还是发挥过重大作用的贵族阶层,从未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①;然而,农民、工人阶级、资产阶级、教士阶层都有它们的历史学家。1993年,我把我的论文^②向三家大出版社投稿,其中的两家即刻同意出版。过后,我才收到第三家出版社主编的否定答复。他不仅下结论说我的论题缺乏趣味,而且面对世族贵胄延续其文化身份的能力,还以一段困惑的结束语表明他的愤愤不平:“这一群体是怎么能以如此的韧性,如此的力量重新焕发出新生的?它又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同化作用?”^③如今,知识界对老式社会精英的排斥已经过去了。苏联倒台后随之而来的对意识形态的大量反思,以及在那些去苏维埃化的国家里——以俄罗斯为首——古老的贵族精英的回归,让欧洲的贵族以一种崭新的透明度出现在社会生活及媒体报道中。至于专门研究欧洲贵族,尤其是研究法国贵族的科研著作,譬如辞典、有关贵族权力的论著和学术研究等,则不断增加。^④ 贵族的时代离我们越远,就越能得到更多的研究,法国贵族得益于此,故得到了更好的认识。

① 《费加罗夫人报》(*Madame Figaro*), 1988年10月27日。

② 1994年以《贵族和大资产阶级:教育、传统、价值》(*Aristocrates et Grands Bourgeois. Éducation, traditions, valeurs*)的书名在法国普隆出版社(Les éditions Plon)出版,后来在佩林出版社(Perrin)多次再版。

③ ××出版社主编O. B.先生于1993年3月23日写给作者的信。

④ 详见帕特里克·克拉特·德·德洛芒坦(Patrick Clark de Dromantin)在《20世纪法国贵族身份的延续》(*Persistance de l'identité nobiliaire dans la France du XXI siècle*)中的详细说明,2011年《法国贵族互助协会简报》(*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d'entraide de la noblesse française*),第284期,第19—39页;同见罗兰·布尔坎(Laurent Bourquin)的《现代法国的贵族》[*La Noblesse dans la France Moderne (XVI-XVIII)*],巴黎:贝林出版社(Belin),2002年,第5—6页;以及艾丽丝·布拉瓦尔(Alice Bravard)的《1900—1939年巴黎的上层社会:贵族模式的延续》(*Le Grand Monde parisien. 1900-1939. La persistance du modèle aristocratique*),雷恩:雷恩大学出版社(PUR: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2013年,第15—19页。

根据阿诺·迈尔的观点，19世纪法国的贵族群体，尽管比欧洲其他国家的还要摇摇欲坠，但从社会或文化角度而言，它也许已经收复了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失地，因而重新赢得了它的社会地位。此外，通过倚赖它的身份价值和独特的习俗，这一群体也可能成功地延续了它的社会优势。事实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法国的三个王朝和两个帝国都被带入了坟墓，法国的贵族群体也终于抑制住了它的没落。贵族们当时依然拥有大量的财富，因为他们懂得缩减，或者消除革命的负面影响。整个19世纪期间，他们通过降低负债、多元化投资和增加收入来源，重建了他们的财富，并施之于某种“资产”的管理。在政治舞台上，至少在地方性的政治舞台上，他们的身影依然十分活跃，他们还积极参与那些引起社会变革的论争。他们的田产、他们的私人府邸、他们的城堡、他们收藏的艺术珍品、他们的姓氏的光环、他们的联姻、他们的生活格调和他们优雅的名声，所有这些都一如既往地使他们位于社会结构的顶端。美好年代^①的巴黎沉浸在富足之风里，在这股风的吹动下，他们在巴黎的世俗生活中不仅扮演着最显赫的角色，还高高在上地推行他们的规则。在所有那些憧憬社会地位、渴望跻身“上层社会”的人士的眼中，他们感受到了对于他们的品行规范的认可，而这也证明了他们的权威。

一个世纪以后，法国的贵族又有什么变化呢？在一个趋于整齐划一的社会里，以及一个日益民主化的环境下，新发展减损了第二等级^②后裔们的光芒。即使他们在财富上的暴跌是相对而言的，他们也

① 美好年代 (La Belle Époque)：欧洲历史上的一段时期，从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这个阶段，欧洲社会相对稳定，科技、文化、艺术、社会生活欣欣向荣。——译注

② 法国大革命前的等级制度中，教士属于第一等级，贵族为第二等级，与这两个不纳税和享有特权的等级相对立的其他人则构成第三等级，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等。——译注

已经不能倚赖往日的年金继续过日子了。他们进入职场，显示出创造力和才干，保证了他们一直享有受人羡慕的社会地位。不过，当道德风尚、文化或社会关系中传统的等级和价值体系瓦解时，尤其是随着共和国、教会、军队、学校这四大国家机构的权威的跌落，他们所组成的团体受到了最强烈的冲击。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二次法国大革命”^①，在入侵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渗透到各种社会体系里，速度之快，社会学家们可能都找不到参照对象。在怀疑论的破坏下，一切权威的传统机构，也就是那些传统部门，都落败了：人们上教堂的次数迅速减少，家庭解体，学校本身也分崩离析……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高等教育大众化，并以很快的速度持续深化，这本应消除古老的精英阶层在知识和文化上惯于宣称的特权。然而事实是，它并没有减少社会复制品的密度。法国仍然是学业前途与社会出身衔接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国际上的调研和比较反复强调并警示，公平的学习机会在我们的国家是多么不真实。我们的学校在意识形态破坏和总是出产更多差生的情况下，更加剧了不平等的现象。在那些盛行层层筛选的著名学府里，鲜有出身寒门的学生，而那些寻求卓越和独树一帜的贵族或大资本家的姓氏却比比皆是。

如今，法国贵族对独树一帜和卓越品质的诉求是否仍有意义？这一诉求似乎和当下的主流文化背道而驰，因为它以承袭的原则为基础，致力于习俗的传承从而延续某种特权的传说，然而主流文化颂扬的是社会的公正和平等的梦想，并对一切精英主义穷追猛打，到了令人担忧的“偏向同化，平等变质”的地步。^② 然而，一个无可争议的

① 亨利·曼德拉 (Henri Mendras)：《第二次法国大革命》(*La Seconde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64-1985*)，巴黎：伽利玛出版社 (Gallimard)，[1988] 1994 年。

② 多米尼克·施纳佩尔 (Dominique Schnapper)：《法律的民主精神》(*L'Esprit démocratique des lois*)，巴黎：伽利玛出版社，2014 年，第 143 页。

事实是：从《民法》的角度而言，已经消亡的贵族阶级不仅继续维持着一种幻象，也继续诱发某种迷恋情结，尽管这一群体固有的人数很少。1789年，它只占法国人口的0.5%（大约25000个家族，即2600万居民中的12万人）^①，这使得从比例上来说法国成为欧洲贵族人数最少的国家之一。现在，贵族群体在法国人口中的比例为0.2%（家族的数量才3000出头，相当于6000万居民中的10万人）。^②这一微弱的比例并不妨碍它成为备受浮夸虚妄的大众所猜忌的社会群体，尽管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两个多世纪了。如果某个贵族的经济地位保持稳定，他就会受到忌恨，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他体现了出身的高傲和遗产财富的权势：人们要么谴责他高高在上、一本正经或刻板，要么对其言行举止的不拘一格吹胡子瞪眼。如果他由于经济条件每况愈下，以身无分文的领主形象示人——电视节目总是不遗余力地歪曲他的这一形象，把他描述成保守、固执、局限于陈腐的价值观念的天主教徒——那么他也会成为人们猎奇心的对象，不过这一次的原因是他成了令人哀惋的遗老遗少。

法国贵族这种恒久的吸引力源于它的特殊性：它从属于一个如

① 由于不存在贵族总谱（法国从来没有建立过这样的一份资料），所以很难精准地确定君主制度末期的贵族人数。历史学家们估算的人数在8万至36万之间，即在人口总数的0.3%与1.2%之间变动〔阿尔莱特·乔安娜（Arlette Jouanna）在她的文章《贵族和高尚情操》（“Noblesse, noblesses”）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很好的概括，详见居伊·肖希南-诺加雷（Guy Chaussinand-Nogaret）主编的《旧制度大辞典》（*Dictionnaire de l'Ancien Régime*），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PUF），1996年，第887—893页〕。我这里采纳的是居伊·肖希南-诺加雷所支持的数字，因为他的分析非常有说服力〔详见他的著作《18世纪的贵族》（*La Noblesse au XVIIIème siècle*），巴黎：联合出版社（Complexe），2000年，第39—6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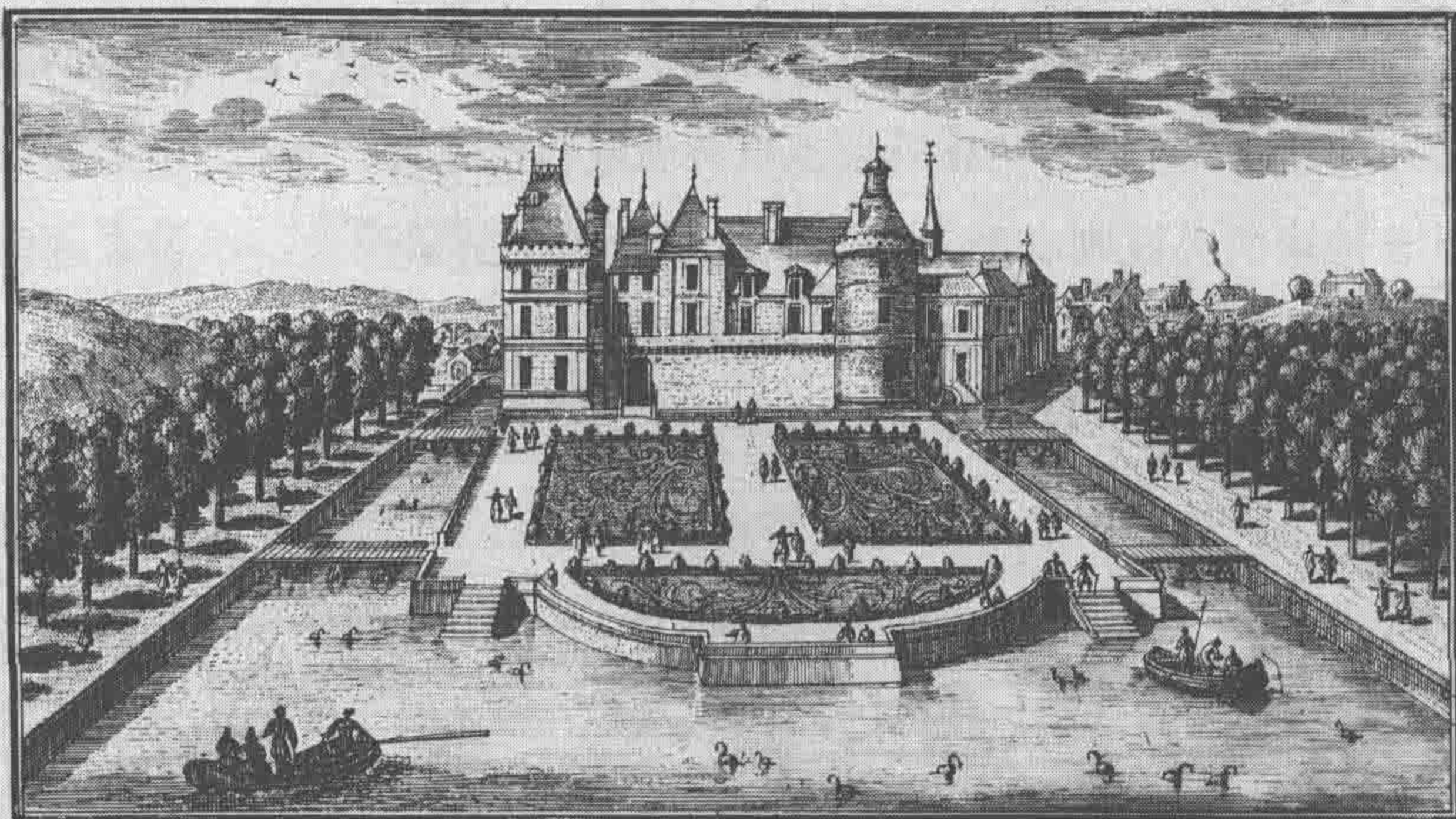
② 雷吉斯·瓦莱特（Régis Valette）：《11世纪法国贵族人名录以及路易十六时代和19世纪外省贵族人名录》（*Catalogue de la noblesse française au XXIème et catalogue provincial sous Louis XVI et au XIXème siècle*），巴黎：罗伯特·拉丰出版社（R. Laffont），2007年，第18—19页。

今唯有通过出生才能跨进的封闭阶层；众所周知，共和国并不赐封爵位。世族贵胄是历史的产物。它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一股依然强大的符号资本就根植于其中。此外，它还吁求往昔的道德模式：从一开始，它就培养了一批位于社会顶端的“一流人物”，因为它是一个集合最优秀的人物的阶层。在旧秩序之下，这种道德模式为贵族世代沿袭的法律特权提供了依据。“是贵族就得有贵族样”，这句谚语使人想到他们的姓氏中甚至隐含着卓越的理念在内。德国历史学家卡尔·斐迪南·沃纳（Karl Ferdinand Werner）曾经强调这一传统理念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的地位。至于自由的观念，这不仅是由当时那些真正自由的人士开创的，也是为了他们而提出来的。他们还通过立法主张和创立群体连带责任以捍卫自由。与此同时，他们也把诸如荣誉、尊严、等级之类的观念承袭了下来，因为如同对于古罗马贵族一般，这些观念对于中世纪，以及当今的贵族来说是最根本的。除了重视最初的威望及英雄主义之外，贵族阶层也强调稳定和延续的功用，而他们对于世袭传承的关注则有助于此。他们世代相传的城堡修缮得越来越华美，就是传承精神的耀眼写照。这些庞大、壮丽的遗产，不仅增强了法国文化的光辉，也使得法国成为世人首选的旅游胜地。

总之，形象丰满、传说纷繁和富于画面感的社会群体莫过于贵族阶层。这一成果源于他们出色的能力，他们懂得展示自我、表现自我、延续祖先的功绩。他们的祖先以其在民族历史上的影响谱写了家族的史诗。肖像画这一艺术类型，始创于14世纪，成长于整个近代，在19世纪蓬勃发展。在它的辅助下，贵族群体留下了他们独特的体态特征，一如他们与众不同的社会地位。在法国，有一些肖像画藏品保存了下来，虽然数量上比英国的要少得多，但是它们依然见证了维系了多个世纪的家族谱系，譬如在蒙蒂尼-加恩隆城堡（Montigny-Gannelon）、曼特农城堡（Maintenon）、卢瓦河畔的圣欧班城堡（Saint-



Le Château de Maintenon du côté de l'entrée.



433

Le Château de Maintenon du côté du Jardin.

asse mûr.

曼特农城堡得名于著名的曼特农夫人，她从一位囚犯的女儿，最终成为路易十四的皇后，她的故事堪称一段不折不扣的童话

Aubin-sur-Loire) 分别展出的蒙特默伦西家族 (Les Montmorency)、诺阿耶家族 (Les Noailles)、圣莫利家族 (les Saint-Mauris) 的肖像画作品, 或者是如今已托付给巴耶纳 (Bayonne) 市政府的格拉蒙家族 (les Gramont) 的藏品。同样, 名门贵族对于文学的世袭爱好, 也撑起了他们的集体形象, 因为这一兴趣不仅有助于维持记忆, 也有助于凝聚身份, 并形成社会学意义上的差异。正如哲学家泰纳 (Taine) 解释的一样: “古典文学从整体上说是上层社会的文学, 它既诞生于上层社会, 又为了上层社会而产生。”事实上, 不仅贵族阶层涌现了众多的作家, 贵族沙龙在人文艺术的演进史上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 许多作品的创作灵感就来自于贵族, 而大革命的隔阂也不能结束他们和文学之间“长久而密切的联系”。^① 所以, 蒙托耶公爵 (duc de Montausier) 查理·德-圣莫尔 (Charles de Sainte-Maure), 当今的于泽公爵 (duc d'Uzès) 的祖先, 成了《愤世嫉俗》(*Misanthrope*) 中的阿尔切斯特 (Alceste) 的原型; 红衣主教罗昂公爵 (cardinal-duc Rohan) 弗朗索瓦-路易 (François-Louis), 成了《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 里的主人公于连·索莱尔 (Julien Sorel) 遇见的主教、《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 中比克斯修道院里的主教的原型; 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 (la duchesse de Castries) 则成了《朗热公爵夫人》(*la Duchesse de Langeais*) 里的女主人公的原型……马塞尔·普鲁斯特 (Marcel Proust) 的小说, 则是献给贵族群体的丰碑, 因为那是一个揭示了对贵族的迷恋和嘲讽的文学巅峰。对于大众和媒体而言, 世家贵胄一直都是猎奇、怀旧和嫉恨的对象, 而这正说明了他们抵御住了历史的沧桑, 一如他们抵御住了意识形态方

① 莫娜·奥祖夫 (Mona Ozouf): 《一种文学形式的故事: 小说的告白》(*Récits d'une partie littéraire. Les aveux du roman*), 巴黎: 法亚尔出版社 (Fayard), 2006 年, 第 359 页。